



短篇小說集

野史著

天津
大公報社發行

148/1
22/9/1

著 史 野

說 小 篇 短

冊 一 全

行發館報公大津天 版再月九年二十二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特載

全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野

史

出版者

天津大公報館

發行者

天津大公報館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再版

短篇小說集目錄

頁

滇傲異聞一	一——一七
滇傲異聞二	一七——二六
太平天國逸事	二七——三四
蓬閣幻夢	三五——四九
荒郊夜聲	四九——五九
海外桃源	五九——六五
深山幻影	六六——七一
伊提國	七一——七七
故將軍語	七七——八六
坤維神話	八六——九三

飛鳧冥迹	九四——一二
王火夫	一一——二〇
珠蓮	二〇——二六
朱旻如	二七——三二
今緹	三三——四三
繡花針	四三——五一
杜文秀	五一——五八
阿耨達池	五八——六四
施生	六四——七一
十年一夢	七一——七八
東江外紀	七八——八五
粉侯遺事	八五——九一

奔 緣	一九一—一九八
疑 獄	一九八—二〇四
砵虎符	二〇四—二一一
畫裏恩仇	二一一—二一八
記假皇帝案	二一八—二三三
一片石	二三三—二三〇
採茶女	二三〇—二三六
衡山僧	二三六—二四六
棘闥遺話	二四六—二五一
榜人女	二五一—二五八
兩酒狂	二五八—二六二
田間瑣憶	二六二—二六七

目 錄

四

帝頭山道士	二六七—二七七
某侍御	二七八—二八二
相術偶談	二八二—二八六
何首烏	二八六—二九二
振武營	二九二—二九六
炎荒軼事	二九六—三〇六

短篇小說集

△溥傲異聞（一）

隴西周岱。家故寒微。早孤。母甘貧作苦。以長以教。十歲始就塾讀。生貌寢。又羸瘠骨立。塾中兒靡不狎侮。至用爲戲笑。生夷然若無忤。幼學弗輟。塾師故名諸生。循循善誘。三歲中業大進。已能操觚作今古體詩文。師有故交虞某。邑著紳也。嘗以詞林典學粵東。乞告終養。當時全國學差。粵東號第一。歲科兩試。所入棚規可二十萬。顧學署吏役皆工弄法。典試者偶不慎。輒置彈章。紳居任甫兩年。深懷止足之誠。即告休歸。優游林下。時與故人爲詩酒之歡。頗自得也。紳無子。有女曰湘。秀曼天然。性尤慧。年十二。書畫刺繡。已自工絕。紳夫婦鍾愛之。謂吾女天人。非第一才子不嫁也。一日塾師造紳齋。縱評邑中人物。因及諸後進。師謂門下有一周生者。今之富彥國張安道也。旋挾生所爲詩文示紳。

紳受之。置諸案頭。湘偶至齋中。檢而讀之。不覺拊掌傾嘆曰。天下奇才也。亟述於庭闈間。紳母某太夫人聞孫女言。意頗動。語紳夫婦。若既欲爲女得快婿。此子果奇才。盍姑召來一試。胡竟淡然置之。紳曰兒有此心久矣。聞塾師言。彼家寒微。慮非吾匹。故遲遲未決。母曰。若第問人才如何耳。家世胡足計。王侯將相。寧皆有種。明日爲我語塾師。挈此生來。老身當自觀之。紳如言。越日。果以生見太夫人。太夫人觀其容態安雅。音吐俊爽。嘆曰。此生器量淵宏。國士也。他日必達。惜骨相差異。恐多磨折。所謂大器晚成者耶。顧吾孫宿命亦至奇特。是良耦也。紳夫婦以貌寢爲疑。母曰是格峻而神清。雖寢何害。男子娶婦猶尙德而後容。况于擇婿。紳意乃決。遂以塾師爲媒。定婚於周氏。越年。生年十六。以第一入泮。戚黨嘖嘖交譽。謂郎君今秋發解。來春必作狀頭。玉堂歸娶。占盡人間艷福矣。紳夫婦聞人稱羨其婿。亦自負爲能相攸。塾師更向人絮絮自述教誘之功。人亦以生故咸推其師。師益自喜。私念來歲吾塾生徒當倍今數矣。

獨太夫人與諸人異趣。周生方少。寧亟亟於功名。吾固謂其人大器晚成。縱青一衿。未必遂爲大魁之券。果明歲大魁者。乃益可戚。譬如源泉未及盈科。遽爾奔放。且有枯竭之慮。孰若稍蓄其勢。積厚乃發也。顧諸人方在慶中。聞此老人言。且共笑爲老詩。即生亦少年自負。私念昔人早達者多。於我胡獨疑慮。老人年事過深。恒多禁忌。殆無足怪。其秋遂赴秋闈。果以第六鄉薦。旣歸。入拜太夫人。太夫人曰。汝不能耐數年之沉寂。吾又奚說。今汝旣登科矣。來歲且勿應禮部之試。汝能稍遲數年。何患不大魁天下。豈必汲汲以第一爲榮。生唯唯。顧心不謂然。以告其岳。岳謂吾母所見迂也。更以語其師。師謂此等事。彼婦人又安知之。明年生竟行。果登第。選爲庶常。乞假歸娶。紳已消吉爲女成禮之日。闔城傾動。謂爲歷年未有盛事。太夫人顧其孫女歎曰。命也。復何言。湘瞿然方欲有請而鼓樂已作。登輿遂行。新婚燕爾忘老人之言。不復置問矣。生旣娶。三年生一子。旋以庶常散館。授編修。遂迎母妻入京。銜值之暇。倡隨甚樂。生旣有時

名。喜談經濟。湘每以爲戒。謂君本文學待從之臣。值國家承平。能以所學自致通顯。黼黻聖謨足矣。何必效說士所爲。強與人軍國事。生不聽。會朝廷有緬甸之役。以議政大臣明瑞經理軍務。額爾登額爲參贊大臣。率兵同征緬。明公聞生名。奏請裏贊戎事。得旨允可。女勸生以母老爲辭。勿赴。生奮然曰。馬革裹屍。丈夫事也。卿爲我善事老母足矣。他可勿問。遂行。明公甚器之。累參機密。明公之捷於木邦也。諸將爭請乘勝深入。遂搗緬都阿瓦。生建言。我師轉戰千里。饋餉不繼。且蠻荒地勢。皆非所習。宜且屯兵。威服諸土司。因其糧而用其衆。則敵自困。否則宜亟促參贊率部前進。用爲聲援。若懸軍深入。脫有不利。必無完者。而諸將狃於屢勝。固請不已。且是時中朝用法嚴峻。稍或遲回。懼以逗遛見誅。遂留五千人守木邦。以萬二千人進攻。再破賊柵。賊列象以陣。官軍進蹂之。象皆反走。賊遂逃散。深入二千里。迷失道。糧且盡。賊屢由間道突襲。官軍雖連戰皆捷。顧飢甚。勢不可久。日冀參贊赴援。乃查無消息。聞猛籠地方

有積粟。因移兵就食。行六十日乃達。獲倉穀二萬餘石。而賊已繞出官軍後。沿邊諸土司皆叛助賊。賊尋破木邦之師。歸路遂絕。生又建言。宜率精銳陷圍而出。明公謂吾自束髮用兵。未嘗見敵奔避。且所部萬數。吾若輕兵先退。是委餘粟於賊也。又豈仁人所爲。遂全師而行。賊不敢逼。而圍者益衆。且戰且近滇邊。至猛育。士卒飢餓。遂弗支。明公死焉。參佐皆不知下落。或傳生已死亂軍中。報至。朝旨厚卹其家。湘屢欲以身殉。念衰姑猶在。稚子未成。乃復強食。招魂成服。既以長安不可久居。移家西返。紳夫婦見之皆哭。謂吾兩人不意乃見今日事也。入謁祖母。太夫人歎曰。吾言竟何如。雖然吾信周生無死理。汝兩人終有團圓之日。惜乎當年不耐沉寂。遂召今日之苦惱。抑人世苦樂相爲乘除。又安知他日無食甘之時。汝善自葆。毋戚戚。湘至是亦信老人有先見。唯唯聽命。其夕湘忽得一夢。夢見已身帶衣榆翟。侍從滿前。居然王后矣。方駭詫間。見周生盛飾而至。又儼然王也。乍見悲善。涕淫淫下。不自知。瞥眼間又覺身在曠野。羣

山合擁。流水迴環良苗懷新。隨風起伏。周生則負手行歌。意態甚適。山勢陡轉。突有巨靈伸掌如箕。攬周生以去。湘驚大呼而寤。天已曙矣。默揣所夢。莫審凶吉。以爲幻夢無憑。亦姑置之。越一年。生母以疾卒。湘喪葬如禮。旣免喪。乃以兒屬母氏。言將出遊滇緬間。訪周生踪跡。紳夫婦皆誕之。謂若婿死亂軍中久矣。縱幸不死。蠻荒烟瘴。亦無全理。矧朝旨已以成仁賜卹。安能草間偷活。且以一女子奔馳數千里外。尤非所宜。吾兩人垂暮。僅此之點骨血。又安忍棄諸荒域。力阻不使行。聞於太夫人。太夫人力贊之。謂吾孫乃奇女子。惡可以常理相繩。吾料周生固未死。此行夫婦必能相見。天下至甘之境。恒從至苦中來。吾孫比年已嘗諸苦。宜有回甘之時。汝兩人宜聽其所爲。勿拘逼。祇致疾爲老人憂也。紳夫婦弗敢違。竟聽女行。湘遂自隴入蜀。崎嶇山野間。逾月至峨嵋。隨行兩老僕皆病。夜宿某蘭若。僧某故劇盜也。瞰湘美。欲犯之。湘已就寢。忽見白光如匹練自屋頂下射。一人叱曰。何物闇黎。敢犯人閨閣。旋聞有聲砰然墮地。光頓

歛。亟起啓關。門牡已脫。顧見有人赫然身首分矣。知不可留。匆匆奮門出。而僧徒已噪於庭。湘不及顧病僕。獨走山谷間。星月熹明。梟聲鉤磔。毛髮灑淅。然素性倔強。雖內怯猶自鎮定。遙見百餘步外。人影綽約。初疑爲暴客。已見其所行皆通路。若爲己前導者。姑隨之行。天明出山。已至平地。人影亦渺。終夜奔波憊甚。遂就村間稍憩。始得輿以行。晚至一村。天曠黑且雨。止於人家。有老人出迎曰。客得勿自峨眉來耶。聞昨日某寺大火。寺僧皆燼。客亦嘗聞之否。湘聞言。知兩僕必無幸。則大悲。顧不欲形諸詞色。亟歛容曰。吾叔安從聞之。老人踧踖曰。吾甥女新自峨眉來。爲老人述之。湘默然若有所思。忽聞笑聲發於堂側曰。佳客莅止。胡不我告。吾來晚矣。姊幸恕我。則二十齡女子也。周身被緇。頭帕作銀灰色。湘雖大詫。初無怖容。女亦笑曰。夜來得無受驚。吾姊臨事鎮定若此。洵巾幗鬚眉也。湘曰。謬承宏獎。非所克當。夜來蒙相救。此恩刻骨不忘。女曰。吾自爲此鄉除害耳。不以姊故也。敢煩見謝。於是兩人展席對坐。女

自言劉姓。名雪。幼從異人受劍術。能於十步外取人。湘曰世人傳劍俠能納劍於腹。吹氣成虹。其精者乘氣遠遊。瞬息千里。姊亦能之否。雪曰。此謬言耳。純剛所鍊。安能久藏腹中。體本至堅。安能化氣。大抵劍光盪決至速。則疑爲氣化。身手敏捷。則謂能遊行。世人少見多怪。傳述失真。往往如是。兩人遂縱談。湘自述身世。雪益慨歎。因言自此以南。萬山叢錯。瘴雨蠻風。恐非弱質所耐。姊果不見疑。願附伴偕行。當可效一臂之助。湘曰。昨夕山寺之火。吾僕燼矣。焚焚一身。自知弗達。顧念昔人嘗以稚子萬里尋親。風霜跋涉。備嘗艱險。吾已三十人。寧不能此。詎女子材力果遜男子也耶。吾志既定。鼎鑊甘之。地獄赴之。世間凡百災難。安有足畏。不意乃得吾姊爲伴。天固哀吾志耶。吾行時。吾祖母嘗爲吾啓易卜之。謂西南得明吉也。今果信矣。姊能偕行。吾當摩頂以謝。安敢相疑。雪曰姊乃英毅如此。即不我許。吾亦必偕。吾自夕相隨。至今未嘗去左右也。時暮雨已霽。新月初上。老人謂村醪已熟。客姑小酌。湘自言戒飲。第索

飯充飢。雪則傾壺恣飲。朱顏微酡。老人頗健談。自言少壯時曾行商滇邊。年老以事付其子。退休山中。甥女雪。早喪父母。依己以長。故偕居於此。因詳述所經行程及士風甚悉。湘傾聽忘疲。明日雪遂偕行。謂其舅曰。甥此行必三月乃返。舅山居頗寂。盍姑返城中也。老人曰。吾自能辦之。但三月爲期。無乃太促。語竟。闔門而入。湘乃行。雪騎而從。自是涉江入滇。復過昆明。經大理。所歷多山川之勝。二女殊無暇流連。途行月餘。幸皆安適。既至邊境。詢土人以途所出。皆盱眙相顧。又見二女同行。尤相詫爲異事。一日午後。二女方向宛頂而行。途過某銀坑。衆忽大集。二女不得進。衆中有手劍者。其魁也。呼曰。雛兒安往。吾爲此間之長。雛能事我。富貴且無極。吾家積金如山。蓄僕千數。王侯妃后。安足羨者。衆人噪而和之。皆曰。敬賀大王。一日乃得雙美。湘窘甚。軍不稍却。雪則大聲叱之曰。咄。蠢豕敢爾。吾滋不欲以豕血汚吾劍。不速退。吾刀立下矣。魁益跳踉。出惡語。且揮其徒速進。而劍光一瞥。魁頭已入雪手。曰。

汝曹敢進者。有如此豕。衆乃一闕而散。雪顧謂湘曰。吾技幸足自衛。故能無恐。姊手不能縛雞。乃能鎮靜若此。邊人既憚二女。輒相與誇張其事。謂二人有神術。犯者且死。自是二女所經。土人趨承恐後。偶獲溫語。輒自引爲幸。謂神人眷我。吾福且無涯也。既過宛頂。道路益險惡。霧雨侵尋。湘亦病矣。困居谷中。土人進藥。湘弗敢飲。詭言吾病當自愈。不煩藥也。土人遽相語以爲神人示疾。特試吾曹。非真病也。雪日從土人問地方風物。因及明公死義事。土人動色。謂此公死後。橫屍山間。蠅蚋弗敢集。夜中人靜。猶聞鼓角之聲。殆天將臨凡者耶。公雖以戰死。緬人猶憚其神威。參佐被擒者皆禮遇有加。但求歸未得耳。雪喜以爲吾得周生消息矣。遽以告湘。且審周生狀貌。以問土人。湘聞參佐皆無恙。知己與周生且有相見之日。神志頓爽。病亦霍然。土人既審周生狀貌。皆曰吾所見諸俘中。似無此人。中有一人。新自緬南來。踏曰果如所言。似吾族之王也。仙人問此何爲。得勿吾王眷屬。雪以所聞甚誕。未敢以實告。乃曰吾有友人。